

有用和无用

假期带着孩子回乡下老家。看到屋前摆放着很多枯树枝，还有长条板凳和锯子、斧子，孩子的兴致来了，在我的指导下，他学着去锯木头、劈柴，干得浑身是劲儿，专注地忙活了一个下午，也基本掌握了锯、劈木材的技能。

第二天上午，他又干了一会儿，变得更加熟练了，但被一位路边的邻居泼了一盆冷水：“学会这个有什么用啊？将来你又不干又苦又累，木匠！”

中午，我妹妹也带着孩子从外地赶了回来。她说：“在邻村的田里看到了许多荸荠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挖上来？”堂嫂听后说：“你们可以去挖，那些荸荠都是没人要的。”小妹一听，兴奋不已，决定带两个孩子赤脚下田去挖荸荠。

这是一次怀旧的行动。儿时，我们都要去挖荸荠——用手在烂稀泥里扒，用脚在泥巴



田里踩，弯腰将一个个圆乎乎的荸荠从脏兮兮的泥田里弄出来，再送到收购点去卖，以补贴家用。

下午挖荸荠的时光是愉快的，两个生长在城里的孩子，在大人的指导下，在泥巴田里忙碌着，弄得全身都是泥巴，也累得满头是汗，同时也很开心。几个小时后，我们挖了十多公斤荸荠。那些荸荠有大有小，有好有坏，但都是实实在在的劳动成果，让孩子们倍感自豪。

孩子们在田里劳动时，我站在田埂旁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。那时，空手赤脚挖荸荠是我们的必修课，一挖就是好几个月，又累又乏味。如今很多孩子，不论是城里的还是乡下的，甚至连很多大人都不愿意再做这样的事了，他们已多年不再赤脚，脚已忘了烂泥巴的滋味。如同现在很多的乡人，都已不会锯、劈木材一般。

现在赤脚下田挖荸荠还有用吗？或者说有意义和价值吗？似乎是无用的——搞得浑身脏兮兮，又累又苦，效率还低，远没有机械化来得高效。锯、劈木材，也同样如此。

这次回乡，我还有一件要事——讨论如何把老房子维修。老房子多年没被修整过，墙体出现了裂缝。一些亲戚认为，要么推倒重建，要么干脆不整修。他们觉得，我们在镇上有房

子，父母平时在城里跟我住，老房子修好了也没人住。重建的用处，是新房子好看，有面子。我的主张是只维修，修旧如旧，保留原有的风格，好让我有个念想。

有个念想，难道不是有用吗？这样一想，我豁然开朗了。同理，孩子学锯、劈木材，玩得开心，愿意专注，不就是有用吗？两个孩子下田挖荸荠，双手双脚在泥巴田里感触泥土，做了一件以前从未做过的事，不也是一种有用吗？

如此想来，世上不存在无用之事。所谓的有用和无用，都是我们人为主观设定的，是我们用世俗的眼光去判定的，并非真实客观。一旦我们摘下了评判的有色眼镜，去掉了所谓的有用和无用，只专注于事情本身，很多事就会变得有价值，人们做起来也就不会纠结了。

周牧辰/文

人无信不立

去年秋天，年近七旬的婆婆闲着无聊，便到老宅开了一家小型超市，主营油盐、果蔬等日用品。婆婆开店有个特点：店内所有物品一律平价出售，只要不赔就行；遇到家庭困难、身体残疾的人前来买货，她还故意少算钱，甚至不要钱。用婆婆的话说，家里开的是便民店，乡亲们的钱是不能多赚的，否则

她便没法在村里待下去。

今年开春，为了方便乡邻购物，她还学城里超市的样子，将店内的每样商品都标好价签，并规规矩矩地分类摆放。与此同时，她还在柜台的醒目处，放了一个用挂历纸叠成的圆形筐，里面盛了各种面值不等的零用钱。婆婆告诉我：“遇到我临时有事，家里的门也不会

上锁，左邻右舍的人可以随意进店，并按照商品的价格自行买卖，付钱找钱的事也全凭自觉完成。”我打趣地问婆婆：“商品的价格本来就定得很低，若有熟人故意乘机‘顺手牵羊’，岂不是亏本更多？”婆婆笑了笑，郑重地回答我：“店内的每样商品都是试金石，贪利的人或许真有，可我至今没遇到过，

也不想去较真儿。因为，我不想让自己的心里染上灰尘……”婆婆的善良和达观，自然换来乡亲们的拥戴，开店至今，她家门前一直接热闹喧嚣。

常言道：人无信不立。诚信的多寡与格局的大小成正比，一个人的诚信度越高，他的人生格局就越大，行走的路也就越宽广。

李玉顺/文

预留些许空间

我居住的房屋仅有80多平方米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物品，加上疏于打理，显得凌乱不堪，已经到了影响心情的地步了。端午假期，我和家人商量进行一次大扫除，把常年不用的物品清理出去，或卖废品，或丢弃掉，以给房间腾出一些空间来。但到了动真格的时候，问题就来了：妻子不愿丢弃，说破家值万贯；女儿不舍得丢弃，说那些老物件是她儿时的美好回忆。我觉得她们说得不无道理，但关键是如果不减少东西，房屋的空间就腾不出来。

这可怎么办呢？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，提议每个人必须清理十件物品，不管舍不舍得。她们母女虽然并不情愿，但也没有其他好的想法。

说句实话，这样做对我来说也是件犯难的事。我的书籍都是精挑细选购买的，有的很有纪念意义，杂志是十几年积攒下来的“限量版”，很多杂志已经停刊了。我偷偷地观察女儿，她也很难，

左琢磨，右思量，迟迟不肯下手。

没办法，既然约定好了就要执行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我们都腾出了十件物品，通过精简和整理，房间立刻显得亮堂起来，也显得宽敞多了。

几天后，我问女儿：“为丢出去的东西感到可惜吗？”女儿想了想，回答说：“也没什么太可惜的，放在家里也是多年未用，丢出去倒是断了念想。”是的，我继而说道：“有些东西看似有用，但又多年未用，只能安静地躲在角落里，沾染灰尘，挤占空间，不如丢弃。”妻子也在一旁应和道：“说得没错，纵然岁月有情缘，但世间一切物品都各有归宿，它们到了寻觅生命新起点的时候了。”我不由得对妻子的这番话语钦佩不已。

这桩小事让我意识到，人生犹如清理房间，不妨经常逼迫一下自己，预留些许空间，让心灵好好透个气。留有空白，才是人生的智慧。

刘云利/文

干活的样子

儿时夏天干农活，到了田埂旁，父亲一定会让我先把鞋子脱掉、把裤脚卷得高高的再下田。有时，我做得敷衍，裤脚只卷起一点点，看似没问题，



但一下到田里，问题便很快出现：裤子会一点点下滑散开，然后沾到泥。我也会跟着分神。

我如果按照父亲的吩咐去做，把裤脚卷得高高的，直到不能再卷为止，下田后就完全没有顾虑了，也能集中心思干活了。对此，父亲常说：“下田干活就得有个真干的样子，得把准备工作做足、做好。”

把准备工作做足、做好，想想，哪件事不是如此呢？

徐悟理/文

